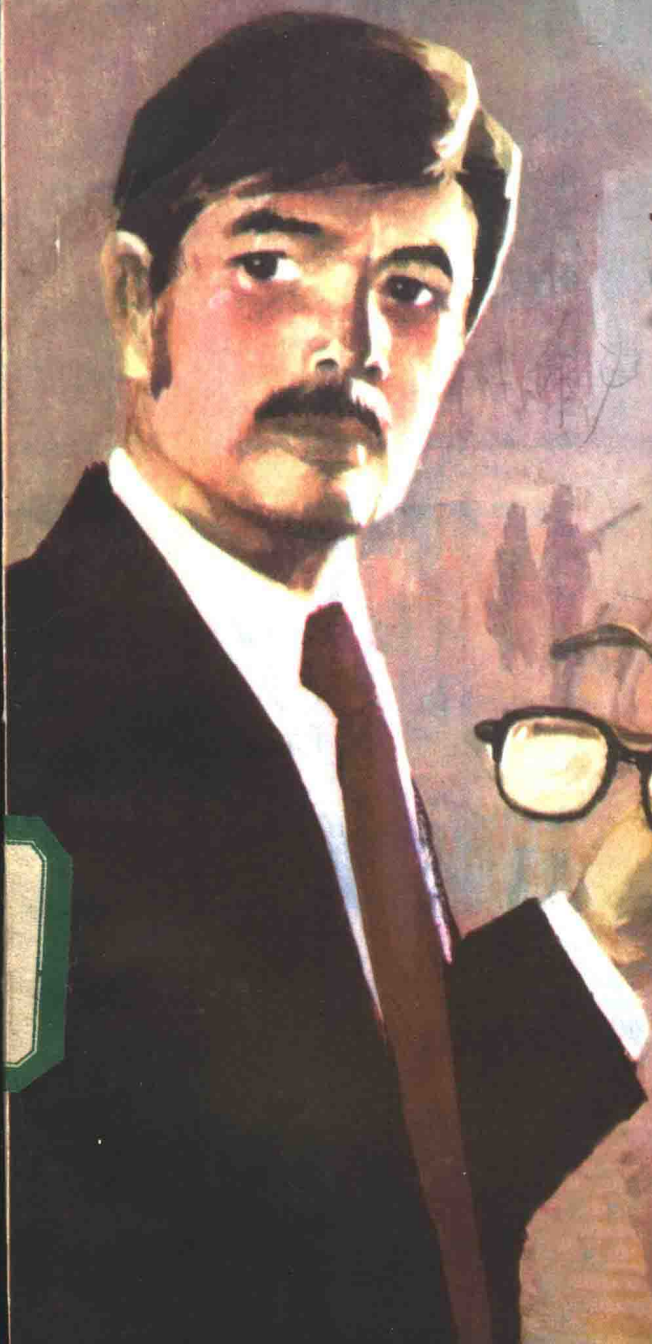


I239.8 / 10

秘密列車



评 书

秘 密 列 车

沈永年 杜 来 田战义

中 国 曲 艺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秘密列车

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印刷

字数 143,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1984 年 5 月第 1 版 198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7,000 册

书号: 10227·051 定价 0.55 元

内 容 提 要

评书《秘密列车》，叙述一九四二年北京前门火车站司磅员、共产党员郭雁，在党的晋察冀铁路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巧妙地掩护了上级，因叛徒出卖，郭雁被捕，越狱后化名严飞，在由正定车站调任西直门车站站长期间，通过火烧日军棉花库，严惩汉奸特务，夜探神风号机车的秘密等惊险经历，终于完成配合我军伏击日寇军火列车的任务。

目 次

第 一 回	遭强横老人含冤屈死 救孤寡郭雁仗义解围	1
第 二 回	赵宁上路肩担重任 松本盯梢狭路相逢	9
第 三 回	松本穷追车站搜捕 赵宁择路钟楼藏锋	18
第 四 回	清华池化装奉陪柳德泰 亨达利访友初会齐志文	28
第 五 回	白举仁升官认贼作父 郭子川送饭节外生枝	37
第 六 回	周世贵开诚献怀表 王小臣抱恨磨尖刀	46
第 七 回	听教言孤儿装笑脸 明大义弱女受重托	55
第 八 回	郭雁丰台定计 赵宁车站脱身	63
第 九 回	白举仁赴宴丰泽园 方秋萍夜走芦河镇	70
第 十 回	神风号血洗吉祥庄 宪兵队逮捕冯大明	79
第 十 一 回	移花接木王福禄受死 怕死贪生张子明投敌	83

第十二回	便宜坊白举仁酒后泄底 万盛馆张子英引火烧身	97
第十三回	赵宁乘乱脱身 郭雁涉险赴宴	105
第十四回	丰泽园闯关来郭雁 德昌巷惊变走赵宁	112
第十五回	除叛徒奇奋大勇 斗敌特冷对严刑	120
第十六回	函同利箭逼走日本鬼 案隐深仇结识江湖人	128
第十七回	诉衷情艺人对泣 谋越狱难友同心	137
第十八回	险中得救投簧开锁 绝路逢生里应外合	146
第十九回	欺上瞒下清水弄假 李代桃僵郭雁乔装	151
第二十回	假严飞堂皇出任正定站 方秋萍秘密接头御碑亭	159
第二十一回	草木皆兵药喷虎列拉 随机应变智探棉花库	166
第二十二回	惩日寇游击队火烧棉花库 拔千员假严飞调任西直门	174
第二十三回	邂逅相逢白举仁疑诈 望门投止严汝瀛逼婚	182
第二十四回	心怀叵测特务设计反中计 师出有名站长逃婚又结婚	190
第二十五回	明绑架设伏全聚德 暗跟踪夜探神风号	199
第二十六回	马家铺伏击制胜 西直门智调军车	207

第一回 遭强横老人含冤屈死 救孤寡郭雁仗义解围

一九四二年的冬天，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北京，那真是侵略者横行霸道，草菅人命；中国的老百姓惨遭涂炭，民不聊生。当时的前门外有两个火车站。前门城楼子西边的叫西车站，办理货运，专门走货车；前门城楼子东边的是东车站，是客运站，专门走客车。无论南来的北往的旅客，全都从这儿上下车，大家叫习惯了，就把这东车站称作“前门火车站”。前门火车站座东朝西，从北往南数是：餐厅、候车室、票房、行李房。候车室的楼顶有座大钟楼，从下往上看，四面全是钟。车站前边是一片大广场，车站的北边是高大的城墙，南边有道铁丝网，铁丝网外有条护城河，护城河的南边有一条街，名叫东河沿。就在东河沿的尽东头，有个大杂院，破破烂烂的十三间瓦房里住着十八户人家。有的同志会问：十三间房怎么能住十八家呢？那年月的房租贵呀，像这样破烂的房子，每月一间的房租少说也得一袋洋面。租房的第一个月还得交三份，一份是本月的房租，一份是押金，一份是给拉房纤的谢金。穷人住不起呀，有的就把这一间房子从中间打个隔断，再单开个门儿，住两家。就这样，大杂院里的十三间瓦房住了十八户人家。这十八家干什么的全有：有在车站当搬运工，那时叫脚行；有拉洋

车、拉排子车的；有唱大鼓、算卦的；有的逢红白喜事给人家打执事，还有卖耗子药的。这十八家住在一块，每天全都是唉声叹气，苦度时光。到了晚上，不是这屋里喊，就是那屋里叫。不是这屋里长吁短叹，发愁明天还没吃的，就是那屋里干一天活累得哼哧哎哟。这个院子简直就象个活地狱。这院子的西南角住着一户最穷苦的人家儿。这家三口人，老头儿姓方，是小学教师。方老师五十多岁，老伴和他年纪相仿，姓冯，是丰台的娘家。老两口没儿子，就一个闺女，名叫方秋萍，刚满二十岁。这学期学校里裁人，方老师因为年岁大了，被裁失业在家。三口人就靠秋萍母女给人家做点针线活过日子，那真是有上顿没下顿！没多久，家里的东西当卖一空，到最后实在没办法，连当票都押出去了。那阵子日本人还开一种缺德的买卖，叫“典押商店”，专门收中国人的当票。比如说你的一件皮袄值五十元，在当铺里当了十元，这十块钱的当票拿到典押店，他押给你两块，限期两个月，如果到两个月没钱赎，那你这张当票就算押死了，东西由他赎走。那真是敲骨吸髓的层层剥削。

再说方老师的家里，这时已经两天没见烟火了。一到夜里，外边西北风一刮，屋里这个冷啊！肚里又饿，老两口子睡不着觉，秋萍他妈可就说了：“老头子，咱们得想个办法呀！”“唉！我有什么办法！要有办法早就想出来了。”“嗨！我也知道，你教了一辈子书，吃了一辈子的粉笔面子，别的也干不了，可咱们也不能就这样等死呀！实在不行，你再找房东借点……”“什么？借印子钱，他那驴打滚的高利贷，咱还得起吗？”“你别着急，等我把话说完喽。咱们少借点儿当本钱，你做个小买

卖，卖个烟卷、火柴什么的，一天要能挣斤混合面钱，也比这么干饿着强呀！”“嗯——行！等明天我试试吧。”第二天，方老师到房东那儿又借了点儿钱，到烟市趸了点儿烟。什么大前门、哈德门、老刀、大婴孩牌的。另外还买了两包火柴。回到家里，找了几块破木板儿，老伴帮着他钉了一个木托盘。又找个小篮子，把两包火柴和烟放到篮子里，上面放上木托盘，再摆上几盒烟卷——那年月不敢多摆，也就摆上五盒大前门，还有几盒别的烟。方老师挎上小篮子，临出家门老伴还一再嘱咐：“卖钱不卖钱都要早点回来，可别叫家里不放心！”“哎，你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方老师挎着小篮子出了家门，过桥往东走不多远就是前门火车站。方老师心想：这火车站，上车下车的人多，我就这儿卖吧。他哪里知道，这前门火车站可不是随便做小买卖的地方。那时候来来往往的日本人不算，光是在车站里驻扎的日本宪兵就有一个班。还有伪治安军、地方警察、铁路上警务段的男女警察，好几十人。还不算那些便衣特务、汉奸狗腿子。这些家伙专靠敲榨中国老百姓发财，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方老师头一天出来做小买卖，他哪儿知道这些，还以为这是个好地方哪。他挎着小篮子一步一步穿过广场，来到北边城根下邮局的前边。他一看这地方不错，又背风，又向阳，就在这儿卖吧。他把小篮子放在地上。当老师的卖烟卷，确实不知道怎么个卖法，他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他正为难哪，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嗨，这老东西，你他妈的倒会找地方，上这儿卖烟卷来啦？！”方老师一听，就觉着挺别扭。心里说：这是怎么说话哪，嘴里不干不净的！随着说话声，来人走到了方老师的面

前。方老师抬头一看这个人，长得细高个儿，细脖颈儿，小脑瓜。脑袋上歪戴着一顶蓝呢子礼帽，两片扇风耳朵，两道秃眼眉，一对小圆眼睛，塌鼻梁，薄片嘴，嘴唇外边毗着两颗二鬼把门的大金牙。身上穿着一件蓝棉袍，高挽着白袖口。左肩之下挎着一把王八盒子。谁呀？铁路警务段保安股的主任，刘小林。这是前门火车站的一霸，外名叫刘大牙。如果方老师是常做小买卖的，碰到这种情况，就得赶快拿起两盒大前门烟递过去，嘴里还得说好听的：“哎哟，这不是刘先生吗？失敬失敬！您看我这儿也没什么好烟，我也知道您不抽这个，带两盒给弟兄们抽去，等我这小买卖赚下钱来，一定好好地孝敬您。”赶上刘大牙高兴，这事也许就算过去了。但是方老师不认识他。再说，方老师也不懂这一套，心里还琢磨：别看说话难听，总算开张啦，来买烟的啦。他拿刘大牙当买烟的主顾啦。“啊！先生，您买盒烟抽吗？”刘大牙一听这买字，打心眼里就不痛快。心说：买？在这块地盘儿上谁敢跟我提个买字？我又买过谁的东西？想到这儿，鼻子里哼了一声，用小眼睛一扫方老师，一伸右手，唰！五盒大前门全抄起来了，转身就走。像这样的事，要是常在街面上跑的人看见也就明白了：这样的人惹不起，光拿你几盒烟算是便宜，可方老师他不懂，又多说了一句话：“先生，您还没给烟钱哪！”“噢！这下子可坏了，刘大牙立刻火儿啦，噌！猛一转身，一甩右手，啪！把五盒烟冲着方老师的脸上就摔过去了。噌！噌！上两步，伸左手一揪方老师的衣领，抬右手，啪！啪！啪！左右开弓就打上了：“要钱？！我还没跟你要哪，你倒跟我要钱？”“不是，先生，您不知道，我这点儿烟卷是借印子钱买来的。”“噌！还打算叫我替你

还账啊?!”一抬脚，啪！就把小篮子给踢飞了，烟卷洒了一地。啊！那两包火柴也甩出来了。刘大牙一看见火柴，小眼珠一转，伸手从地下捡起一包来：“好啊！老东西，敢情你不是卖烟卷的，是上这儿放火来啦。来人！”就他这一嗓子，从四周跑过来四、五名警察。“快，把这老东西带到车站去！”这几个警察如狼似虎地扑过来，推推搡搡，把方老师推进了候车室。进了候车室一直往东走，靠南边有间屋子，门上有个小木牌，上边写着：副站长室。

那时候前门火车站一共有五名站长，正站长是日本人，叫小野。四个副站长里有三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中国副站长名叫周世贵，专门管总务，也叫庶务副站长，他在楼上办公。三个日本副站长管客运，就在这间办公室里。刘大牙把方老师推进屋里来，日本副站长小石正坐在那里看报，听见门响，抬头见刘大牙把一个中国老头儿推了进来。“刘的，老头什么的干活？”刘大牙马上点头哈腰走到办公桌前：“太君，这老东西是八路，看！洋火大大的，车站放火的有。”“混蛋！三宾的给！”“是！”几个警察上来就把方老师的破棉袄扒下来了。刘大牙顺手从墙角抄起一根日本人打垒球用的垒球棒，冲着方老师劈头盖脸地打过来。打得方老师失声喊叫，最后倒在地下哀声求饶。正在这会儿，办公室门开了，从外边走进来一个日本宪兵，手里捧着一把日本战刀，走到办公室桌前，啪！一个立正，说了一通日本话。那意思是说，刚才在车上捡到这把刀，不知是那位皇军忘的，所以交到站长室来了。鬼子小石听罢，冲宪兵点了点头，宪兵把战刀放在办公桌上，啪！又敬个礼，转身出去了。小石站起来，伸手抽出战刀看了看，又看了看跪

在地下的方老师：“哼！哈——！”他一阵狞笑，右手拿着刀，左手从桌上端起半杯凉水，含了一口喷在战刀上，然后双手攥着刀把，拧眉瞪眼冲着方老师就过来了：“老头，八路的什么干活？实话的不讲，死啦死啦的！”他用那刀尖儿正顶在方老师心口上，威吓方老师。要说这刘大牙可太坏啦。这会儿他就站在小石的对面，也就是方老师的背后，阴声怪气地说：“太君问你哪，说话呀！”说着他猛地一抬右脚，正踹在方老师的后背上，方老师身不由己，往前这么一栽，噗！三尺来长的战刀，从前心扎进去，从后心捅出来了。“哎呀！”方老师惨叫一声，身子一晃，躺在了地上，流了一地的鲜血。开始小石也吓了一跳，因为太突然了。“刘的，你的什么意思？”“啊……？太君，中国人大大的有，死啦死啦的关系不大，太君的战刀快快的！”这个奴颜卑膝的汉奸连一点人味都没有了。他这儿试刀哪！

副站长室里发生的惨剧很快传了出去：“日本人又杀死中国人啦！”一传俩，俩传仨，不一会儿的工夫，车站上的中国员工都闻讯赶来，把副站长室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人们都瞪着眼睛往屋里看。人群里有一个戴红帽子的小伙子——那时候车站上的搬运工全戴红帽子，身上穿着号坎，前心后背有号码，这个小伙子的号码是107号。107号的小伙子姓李，是跟方老师住同院的街坊，他过来一看，哟！这不是方老师吗？小伙子平时跟方老师的关系很好，今日一见方老师惨死，不由得火往上撞，当时就要冲进去。就在这时候他觉得有人把他的手腕子紧紧攥住。谁呀？小李回头一看，身后站着的是新提升的行李房主务郭雁。这郭雁年纪不到三十，一双大眼炯炯放光，一看便知是位机警干练的人。他头戴一顶蓝呢子硬壳大

檐帽。身穿蓝呢子铁路员工制服，中间一排纽扣。第二个纽扣到左上方衣兜之间挂着一串怀表链。这怀表是日本人专门发给铁路职员的，一般的工人没有。书中暗表，郭雁原是东北人，一九三三年来到唐山交通大学念书，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学校里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他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一二·九”运动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毕业以后，被组织安排到前门火车站，公开的职务是司磅员。日本人接管北京站以后，发现他会说日语，又熟悉铁路业务，就把他提升为行李房主务。其实这也是日本人有意思拉拢一些中国人，实行他们的所谓怀柔政策。107号的小伙子见郭雁抓住自己，心里有些疑惑不解，这时就见郭雁对他又使了个眼色，小伙子回头一看，呀！只见人群后边站着一排端枪上刺刀的日本宪兵！这时郭雁到小伙子耳边悄声问：“你认识这个老头儿吗？”“认识，一个院儿的街坊。”“快，给他家里送个信去。”“哎！”小伙子这才挤出了人群。要说那时候日本人杀死一个中国人本来不算什么，可也得分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青天白日，车站副站长室里，无缘无故杀死一个中国人，那还讲什么“中日亲善”、“王道乐土”啊。传说出去，社会舆论对日本人不利。车站正站长小野听说这个消息之后，立刻从自己的办公室跑了过来。他看了看躺在血泊中的方老师，又抬头看了看那边站着的小石和刘大牙。嚓！嚓！嚓！小野走到他们俩人的跟前，啪！啪！啪！啪！每人打了两个嘴巴。这一打，小石似乎明白了点什么，站在那儿挨打动也不动，“是！是！”乱叫。小野一转身来到办公桌前抄起电话，通知了伪法院。一会儿工夫，从司法部街开来两辆小汽车，车上下来了法官、法医

和法警。其中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他们有的装模作样地验尸，有的拍照。小野挺着胸，往那儿一站。意思是叫屋外边的中国员工看看，我小野是依法办事，决不袒护。验完尸以后，又叫进来两名红帽子工人。让他们把死尸搭出去埋葬。中国人心里都明白，死尸一埋，这事就算完结了。

正在这会儿，107号小伙子领着方秋萍母女赶来了。娘俩一看方老师死得这样惨，扑上前来，痛哭失声：“老头子！”“爸爸！”“老头子，你这是怎么啦！你这一死叫我们可怎么活呀！我们娘俩也活不了啦！老头子！”站在外边的中国员工目睹惨状，纷纷落泪，大家愤怒的目光都盯着小野。小野为人十分狡猾，善于随机应变。他此时也摘下眼镜，掏出手绢假装着擦眼泪的样子，慢慢走到方老太太的跟前：“老人家，你的不要伤心，这是误会，我已经交给法院解决，一切我的负责……”“你负责？！我的老头子犯什么罪啦？糊里糊涂就给扎死啦！我们的人命怎么这么不值钱哟！这是不叫我们活了，你干脆把我们娘俩也全给捅死吧！”小野越怕什么，老太太越说什么。小野就有点老羞成怒，冲着旁边日本宪兵一使眼色，“老人家，不要太伤心，我们那边的谈谈。”咻咻过来四个宪兵，俩人架一个，把方氏母女架起来就往外走。郭雁一见，心说不好，喊了一声：“等一等！”他双手一分人群，闯进了副站长室。

第二回 赵宁上路肩担重任 松本町梢狭路相逢

郭雁分开众人，闯进了副站长室。小野抬头一看是他，问道：“郭君，你的什么的干活？”“小野站长，这位老人家我认识，他的伤心，我的劝劝，可以吗？”“好！郭君，你的帮忙，朋友大大的，你劝劝老人家，事情法院的解决，我的负责。”“好，你的公务繁忙，办公室的干活，我和她们慢慢地谈谈。”“好！”小野一转脸，冲着小石和刘大牙怒骂了一声：“混蛋！”哇！哇！哇！走了出去。紧接着屋里的日本宪兵、警察，还有那些法官、法医也全溜了。等他们走后，外边又进来几位中国员工，大家含悲忍痛慰问方家母女。方老太太仔细打量着郭雁：“这位先生，刚才您说认识我，我怎么不认识您哪？”“噢，大妈，我姓郭叫郭雁，是行李房的。”“原来是郭先生，您刚才这是？……”“噢，大妈，您刚才又哭又闹，别看当着众人他们不敢怎么样，如果真要把你们带到宪兵队，那可就不知落个什么结果了。”“啊？这……这可怎么办呢？”“大妈，大爷已经死了，您再怎么哭也活不成了。我看你们娘俩赶快回家收拾东西，到亲戚家里躲几天，免得刘大牙再去找你们的麻烦。”“哎呀，郭先生，说实在的，北京城里我们一家亲戚也没有。”“那可怎么办呢？”方秋萍站在一旁说：“妈，实在不行，咱们到丰台去找我舅舅吧。”

“哎，对了，我娘家在丰台，有个兄弟是在机务段上开车的，叫冯大明。”“冯大明？”“对，怎么，郭先生认识？”“不，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好吧，老人家，我这里有十块钱，您先带上……”“不，郭先生！我怎么好要您的钱哪？”“不用客气，一会儿还叫小李送你们回家，赶快收拾收拾，今天晚上从东便门上车去丰台吧。”“那……这？”“您放心吧，方老师的后事由我们大伙料理。”“唉，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谢谢各位大哥，谢谢郭先生。”“别说啦，您快走吧，当心别再出事。”“哎，我们走。”说罢，小李搀着老太太，把方家母女送回家中。当天夜里，又送他们在东便门上火车去丰台，投奔冯大明。按下不表。

再说郭雁，和工友们又凑了点钱，埋葬了方老师，料理完毕，天已经大晚了。郭雁提着饭盒走出车站，一直往南，过了桥就是五牌楼，他刚要进胡同，就听见有人叫他：“郭先生！”郭雁抬头一看，在昏黄的路灯下马路边上站着一个人，四十多岁，高矮和自己差不多，就是稍微胖点，四方脸，一双眼睛凝重有神。头戴一顶深蓝色的鸭舌帽，身上穿着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底下穿着一双日本的翻毛皮靴。推着一辆日本富士牌的二六自行车，车把上还挂着个白帆布的工具袋，上写着“大兴”两个黑字。郭雁一看认识，他是大兴电料行的电工柳德泰。“噢，柳先生，这么晚还没回家哪？”“啊，我刚给人家修完了电灯，这就回去。哎，郭先生，您今天怎么也这么晚？”“啊，车站有点事儿耽误了一会儿。”“郭先生，我想麻烦您点事儿！”“什么事？”“我们电料行有批货，不知道到没到，请您费心给查查。”说着话，柳德泰从帆布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递到郭雁的手里。郭雁接过来也不看，顺手揣进自己衣兜。“好，等明天

上班我给看看，柳先生到我那儿坐坐吗？”“不啦，再见！”俩人分手。

柳德泰骑车一直往北，郭雁进胡同往东，没走多远，路南就是福来客店。郭雁进客店往里走，穿过一个圆月亮门，到了后院，在东南角的一间小屋门前站住，掏出钥匙开门进屋。别看郭雁快三十了，因为工作关系，至今尚未成家，所以就在福来客店租了间小屋。他开了电灯，放下饭盒，转身又插上门，这才掏出那张纸条，只见上边写道：“黑白铁表哥老赵，铁箱子一只，铁皮三张，石门上车，明天 142 次十点到京。”什么意思？这是党的秘密交通员柳德泰同志用暗语通知他，晋察冀铁路工作委员会书记赵宁，带着一部电台、三份党内秘密文件，从石门也就是现在的石家庄上车，乘 142 次列车，明天上午十点钟到达前门火车站，叫郭雁准时接车，并且保证安全送出车站。郭雁看完纸条，打开炉门烧了。当夜无书。

第二天早晨，郭雁提着饭盒上班，刚走到前门火车站一看，“啊！”他不由得一愣。怎么？全站戒严！站里站外一个旅客没有。票房外边挂着一块牌子，上边写着两个大字：“停运！”出来进去、来回走动的全是特务汉奸。郭雁走进车站，来到站台上，就见各个站口站满了宪兵、警察，一个个如临大敌，荷枪实弹，戒备森严。这是怎么回事？他正迟疑，日本站长小野走了过来，“郭君，昨天大大的帮忙，你的朋友大大的，今晚丰泽园我的请客。”郭雁点头一笑，然后用眼朝站台一瞥，问道：“小野站长，这是？……”“嗯，142 车上八路的有，抓起来！”听到这儿，郭雁的心里咔嚓就是一惊，心想：昨天夜里我才接到通知，怎么今天早晨敌人就下手了！难道是党内出了叛